

0802

拜泉文史資料

第六輯

政协拜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拜泉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拜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11月

内 部 发 行

《拜泉文史资料》

出版单位：拜泉县政协

承 印 厂：拜泉县委铅印室

出版日期：1991年11月 印数500册

开本32·字数6万·印张3

黑新出图（1991）461号

目 录

我支持抗联的一段经历·····	杨太口述 (1)
冷绍生在拜泉的抗日活动·····	王 伟 (8)
拜泉军需加工厂·····	陈希彬 (15)
拜泉棉毯厂是怎样靠勤俭办厂起家的 ·····马梦更口述 (21)	
解放初期拜泉县私人工商业·····	戴国荣 (31)
拜泉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简介·····	穆永生 (43)
解放初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	陈希彬 (55)
记拜泉县仲维富初级农业社·····	王 伟 (64)
我所了解的拜泉县剧团·····刘天中 (70)	
建国初期的拜泉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梁淑珍 (84)
高桂舫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	沙永福 (91)

我支持抗联的一段经历

杨 太 口述

我的名字叫杨太，今年七十四岁，原籍吉林榆树县大章乡席家屯。于伪康德三年（1936）把家搬到勤俭村三马架小腰屯（今国富镇合理村），我和我父亲，二弟杨祥给地主卜继芳扛活和卖零工。一直到伪康德五年（1938）又把家搬到勤俭村李长清屯（今国富镇科研村），给地主王振海扛对半子青。伪康德七年（1940）又把家搬到勤俭村三马架刘三爷屯（今国富镇合理村），买两匹马和借七、八头牛，租种地主、村长邹耀廷二十多垧地，按四、六分成，这一年家中遭受了不幸，两匹马被马贼盗去，借人家的牛死了一头，还得包赔人家牛钱（借地主小份子牛）到秋后打完场一算帐，忙活一年捞个白种地。伪康德八年（1941）又借的款买三匹马，继续租种邹耀廷二、三十垧地，仍按四、六分成。就在这一年我和东北抗日联军有了联系，我记得在旧历七月二十三日，在屯东麦地里搅麦槎，小半拉子赶套，我扶大犁，搅三、四回地时，从东边大道过来两个人，一个身穿兰土布大衫，头戴麦秸草帽；另一个带麦秸草帽，身穿青短衣，拍手招呼我到南沟苦房草码子有事商量，我停下大犁就去了，当时我也有些心神不安，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到苦房草码子跟前，他们先请我坐下，态度也很和蔼，我才有

些放心了，他们就直了当的向我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是土匪，是东北抗日联军，是打日本鬼子的”。又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东边铁道都叫我们扒好几次了，今晚准备到你屯吃饭，千万不能走漏消息，你看行不行？”我说：“那咋不行，欢迎欢迎！”然后他们和我拉拉手就走了。我回到大犁那，继续搅麦槎。赶套的小半拉子问我：

“刚才那两个人找你干啥？”我说“没啥事”就应付过去了。到旁晚我把大犁赶回家去，怕走漏消息，对谁也没敢说此事。等到快半夜了，东北抗日联军队伍才来了，身穿黄色衣服，头带黄色帽子，带的武器也都很整齐，屯东西两头都立了岗哨，屯中人一律不准出入。到我家休息的有十一名战士，到于向臣、苏凤山两家有二十多名，每家炕上都放张桌子，桌子上边架设一挺机枪，为了防备敌人来偷袭。然后我们三家就张罗给抗联战士杀猪做饭，做的小米饭，炖的猪肉，还有炒青菜啥的，我们这边给做饭，抗联那边就在于向臣东下屋粉坊召开群众会，一位带队领导向我们宣传说：

“这回中国快解放了，日本鬼子快完蛋了，关里关外都打他们，中国人再不能受他们的压迫了，以后该得好了，大家应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支持抗联打日本鬼子！”讲完话后抗联战士一边唱着歌，一边撒宣传单，向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时拜泉街里信鹏超（旧中国当过县监督）家管事的马青山骑匹白马，路过本屯去杨瓦盖屯（今国富镇合理村），被抗联站岗的战士拦住不让走，后来我给说的话，叫到老于家等抗联队伍走了再走。那时抗联队伍纪律很严明，老于家有喂奶孩子的白糖，被一个抗联战士拿去点，抗联领导知道后，叫这位战士趴下要打他，我和马青山拦着没让

打，说情拉倒了。有个战士在场院麦垛跟前和我唠嗑，穿的单衣服把他冻的直打哆嗦，我就送给他一件夹袄和一件夹裤，他穿上乐的不知说啥是好。有些妇女看到战士衣服坏了就给缝补，也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抗联队伍临走前，我们给做的八成熟的小米饭，每个战士装一小口袋，还装点肉炒的青菜，准备明天白天好吃。吃完饭鸡叫前抗联队伍出发了，但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干什么？相隔两三天，我们才听说把勤俭村（今国富镇自治村）伪警察所抄袭了，打死三个日本警察。夜间又路过我们屯子在南瓜园休息，抗联领导派个战士，通知我们给做点饭，做的是小米饭，打的茄子酱，由我用洋铁桶挑着碗筷，于苏两家挑的饭菜，送到南瓜园。正吃着饭抗联领导告诉我说：“我叫边凤翔，你看这支小橇子就是打勤俭村（今国富镇自治村）警察所打下来的”。我还看见有个战士胳膊负了伤，用白布包扎着。吃完饭抗联让我们先走，以后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又隔不几天，日本鬼子就往这边发兵，有日伪军、伪警察、山林警察队、讨伐队等，来的可多啦！有的在我们屯子打个站，不知向哪里追赶抗联去了？又过几天由伪屯长申景福通知各户，在家男的一个不留，都要参加拉大网，每五尺远一个人，顺着垅沟，一片地的、一片地的，向前拉抗联队伍，拉了三、四天，也没拉着就解散了。拉完大网之后，一个抗联战士夜间又来到我们屯子，叫我和于、苏两家筹些款，好给抗联战士做棉衣，于、苏两家贡献多少我就知道了，我是拿出一百元钱（伪币），把抗联战士乐的直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回部队去了。到了旧历十月间，叛徒邱继三来了，身背两支野鸡，带些大烟问我留不留，我说不留，也不知他来是真卖大烟，还是来

探听消息？住一宿就滚蛋了。从此一直到伪康德八年（1941）旧历腊月十四日，由于叛徒邱继三（大烟鬼）投降日寇，向日本鬼子告秘，一早从吴家粉坊（今国富镇国强村）来个大爬犁，上边坐着县伪警务科警尉王荣久和两个伪警察，还有个日本鬼子和叛徒邱继三，下了爬犁就闯进我的屋，手拿着个大本子，把我和于、苏两家掌柜的都召集在一起，叫自套一张大爬犁跟着他们走，到伪屯长申景福家打个站，然后叫去拜泉，中途爬犁坏了，又到李长清屯（今国富镇科研村）重新换个爬犁，一气拉到拜泉伪警察署，把我们送进小监狱（留置场）押了起来，把我们押在大号里，于、苏两家押在小号里。第二天早晨把我砸上脚镣子，由两个伪警察把我们带到县伪警务科特务股，进屋一看桌子上放着两个大水壶，一个装的冷水，一个装的辣椒水，还准备两条长板橙，一条带皮条子的，一条带皮套子的。在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伪警察、一个日本鬼子，特务马维武当翻译，叛徒邱继三也在座，在后边还站着个站差掌刑的，都横眉竖眼的看着我们。然后把 we 隔开，一个个的过我们的堂，先过于向臣的堂，就问我们是怎么和抗联联系上的？谁是抗日救国会的会长，谁是会员，什么时间参加的？怎么参加的？不承认就灌辣椒水，打手板子，拳打脚踢就更不用说了，不说再打，把手都打得象馒头一样。叛徒邱继三为日本鬼子效劳，出卖中国人的良心，好从中弄点大烟钱，在旁边一再作证：“你们不是给抗联杀猪做饭了吗？抗联不是向你们宣传抗日救国了吗？你们不是抗日救国会的、抗联怎么能到你们家去吃饭呢？”我们都咬紧牙关，任死也不承认是抗日救国会的，只承认给抗联做过饭、送过饭。然后就过我的堂，在堂上我顶

了他们几句“谁去都得吃饭，你们去了不也得吃饭吗？”说我顶他们了，就灌我凉水，灌凉水也不象人们想的那么容易，把人绑在长条板橙上，大头冲下往里灌，灌的鼻子眼直流水，头发槎子直发乍，使人真是难以忍受呀，就这样我也是和于向臣一个口调，任死也不承认是抗日救国会的，承认就没有命了，不承认接着就打手板子，把我手打肿都拿不住筷子。然后他们无可奈何的，又把我们押回伪警察署小监狱（留置场）。第二年旧历正月十七日又过第二堂，就是核实供情，只是承认给抗联做饭、送饭了，叫我们带着脚镣子上了汽车，把我们押送到克山伪检察厅，押在监狱大号里。有个姓马的，是个厅长又过我们堂，问我：“你们给抗联做饭、送饭，支持抗联反满抗日，是不是国事犯罪”我说：“别说到我家吃饭，就是到你家你怎么办呢？”他骂我混蛋，叫站差的打我一顿咀巴子。然后又押回监狱大号里。到了三月份，叫我们手提着脚镣子上了火车，押到哈尔滨道里警察监，蹲的大号，共过两堂：一堂问问我们给抗联做饭、送饭经过；二堂问问我们给抗联做饭、送饭支持抗联抗日鬼子是“国事犯罪”服不服？完了又押回警察监大号里。我穿个大棉袍子白天穿着，夜间当被用，蹲在水泥地上，一直到四月初，苏凤山被敌人折磨死了，剩下我和于向臣顶着堂，四月二十几，由道里警察监坐电车，把我们押到哈尔滨伪高等法院，来宣判之前把我们带到法庭前地槽子里，仅能露出一个脑袋，等候宣判，后来一个个宣判的，先判的于向臣，宣判他犯了“国事犯罪”七年半徒刑，后判我犯了“国事犯罪”七年半徒刑。过了五月节把我们由道里警察监押送到哈尔滨上号监狱里，带脚镣子干活，九月份才摘下

去。这时于向臣也被折磨死了，敌方也允许我给家属写信了，家里给我送去一套被子和鸡毛褥子，每天叫我在木料劳动干活，钉炮弹箱子、木板橙、大爬犁。每天吃的高粮粥一个粒跟着一个粒跑，夏天熬的角瓜汤象水一样，把人饿的直打晃实在没有办法就在道旁掠蒿子吃；睡的地板又潮又凉，敌方还称他们是模范监狱呢？简直是地狱，也真难熬啊。监狱里押有2，000多人，哪天都有死的，最多的一天都死五、六个。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把我们乐坏了，监狱先把楼下洋裁科（做衣服的）犯人放走了，第三天放我们木科的。我背上行李，监狱有个郭科长对我说：“你们慢慢走，回家好好守本分”，我说：“行了，拉倒吧，那就不用你们惦记了”。当时吉林省敦化县有个抗联的，叫黄云朋被判十五年徒刑，和我关系很好，他对我说：“他家有十多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剩下他和他叔叔两个人，现在也不知他叔叔是死是活下落不明，我是无家可归了”我说：“你跟我去吧”他同意了。可是从哈尔滨至绥化铁路段，因下大雨铁路和大桥被大水冲断，我们两人步行好几天到了绥化住一宿，第二天上了火车。到海伦往北又不通火车了，在海伦住一宿又步行到海北镇，在海北镇住一宿又步行到勤俭村刘三爷屯（今国富镇合理村）。第二天才到我家的新住处尚义村王会屯（今上升乡上升村）。抗联的黄云朋在我家住有半年多，有时到外边卖个零工啥的，以后到克东郭家屯放牲畜而死在那边。一九四七年，我为了感谢中国共产党救了我的命，把我二弟杨祥送到部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在辽宁省凌源县，现在政府授与我家烈属待遇。一九四九年黑龙江省

召开抗属座谈会，县里让我当代表去参加，省政府奖给我一张奖状，一枚奖章，还奖给三十尺布，一双胶鞋，回来我就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一九八八年开始政府每月又发给我十二元生活补贴费，我现在生活的很好。我过去虽然支持东北抗联打击过日本侵略者，作出点贡献，蹲了三年零七个月的监狱，我考虑我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应感谢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杨太的今天，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愉快的度过晚年。（曲录福整理）

冷绍生在拜泉的抗日活动

王 伟

冷绍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一师三团团长，他是最早率部活跃在拜泉的抗联领导干部之一。1939年旧历8月16日，在拜泉诚实村郭德好腰窝堡屯（现属北安市）与日伪讨伐队作战时英勇牺牲。他的英雄业绩，在拜泉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一）

1938年7月初，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冷绍生所在的东北抗联第六军一师三团，由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萝北、富锦一带出发，突破日伪军重重包围，经过长途跋涉，于当年10月西征到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县东部抗联后方基地。这次抗联西征的目的，一是要开辟黑嫩平原新游击区；二是要把南、北满以及热河等抗日斗争联合起来，以发动组织更大的抗日力量。

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同时还发出了“致东北抗联第一、二路军通电”致马占山将军挺进军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通电等，决心“以头颅和热血领导军民进行积极抗日斗争，摧毁伪满政权，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彻底胜利。”7月，青纱帐起，

冷绍生带领三团18名同志到拜泉县东部忠良村（现属克东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据群众反映，忠良村伪村警所养了一批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伪警察、伪职员和自卫团员。这帮家伙无恶不作，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同时该村距离拜泉县城较远，且交通不便。因此，冷绍生同志决定攻打忠良村伪村警所，打击日伪反动气焰，扩大抗联影响，宣传抗日活动。

7月12日深夜，冷绍生同志率领抗联战士，化装成伪警察，将该村警所包围。正在站岗的一个伪自卫团员发现后，打了一枪就逃到屋里去了，抗联立即发起攻击。为减少伤亡，迅速结束战斗，冷绍生同志组织抗联战士向伪自卫团开展了政治攻势，战士们高喊“我们是抗日联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啦！我们都是中国人，快放下武器投降吧！”这时多数伪自卫团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趴在炕沿底下不敢动，但也有少数反动分子企图负隅顽抗继续向抗联打枪。冷绍生看出敌人不敢冲出屋子，就决定火攻，将伪村警所房子点燃，霎时，浓烟四起，火焰飞腾。这帮家伙一看再继续顽抗不被打死，也得让火烧死，于是他们把枪捆在一起，从窗口扔出，然后一个个从屋里爬出来投降。冷绍生同志一边让战士组织群众救火，一边清查俘虏，结果没发现伪警察，原来这天晚上伪警察所长石克全带着伪警察到孝悌村去了，剩下一个叫姜忠志的伪警察晚上住在家里没有来，听到枪响后，吓的钻进庄稼地里藏起来了。冷绍生把伪自卫团集中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告诉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不能给日本人卖命，压迫自己的同胞。日本鬼子是要完蛋的，满洲国是要倒台子的。”并严正警告他们：“你们不许欺压百姓，再干坏事，要自己留

条后路，否则被抗联抓住，绝不宽容！”然后带着缴获的六支大枪、弹药和其它胜利品迅速转移。第二天中午，三个日本警察带着20多个伪警察、自卫团乘汽车前来追剿，但此时抗联战士早已转移不知去向。

冷绍生同志率领抗联战士在拜泉县东部一带活动，每到一地都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是抗日的队伍，并以实际行动坚决打击日伪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积极帮助抗联，主动帮助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在广泛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冷绍生同志及时在时泉镇附近农村建立了抗日救国会，至此、冷绍生率领的抗联队伍在拜泉东部一带建立了较稳固的抗日游击区。

(二)

冷绍生同志率领三团部分战士在拜泉东部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使日伪统治者十分惊慌。立即纠集了二百多人的讨伐队进行围剿。抗联战士在冷绍生的指挥下，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远距离奔袭的游击战术，使日伪讨伐队处处扑空。7月下旬，冷绍生在今克东县润津乡一带毙敌二人，伤敌一人后，率部转移到克山县刘家大柜地区，而后又进至拜泉县时泉镇太平桥，将勾结日伪的大地主沈晓中抓住，对其进行教育后，令其为部队购买换季服装，然后又率队到今德都县境内解决了马匹，我军使部队由步兵变为了骑兵。稍作休整后，于（农历）8月中旬又返回了拜泉县东部地区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日伪统治者对冷绍生率部的再次出现感到十分恐慌，拜泉县伪警务科立即组织了三个讨伐队再次进行围剿。一是由千丰镇伪警察署警务主任刘兴汉带领的千丰镇伪警察和自卫团组成的千丰镇讨伐队，去诚实村“讨伐”；二是由拜泉城区自卫团教官王化义带领的拜泉城区讨伐队，去忠良村“讨伐”；三是由三道镇自卫团团长王维岐带领的三道镇讨伐队，去孝弟村“讨伐”。三个讨伐队统归刘兴汉指挥。

刘兴汉是日本侵略者的忠实爪牙，1934年（伪康德二年）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当了伪警察，由于他积极效忠日本主子，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三年多的时间里，就由伪警士提拔为伪警长、警尉补，警尉。并先后充任伪警察队队长、警察分所所长和千丰镇伪警察署警务主任。他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对拜泉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讨伐队于农历8月12日前后，进入了各自地区进行“讨伐”。刘兴汉带领千丰镇讨伐队于12日出发到诚实村住了三天，15日到孙廷会屯过中秋节，17日到张大房子屯后发现冷绍生带领抗联战士正住在张大房子屯前面三里多地的孙家屯。刘兴汉发现抗联后，立即加强了警戒，并派人回诚实村伪警察分所报警，调王维岐和王化义两个讨伐队。刘兴汉把这两支讨伐队调来后，即与他们合兵一处向孙家屯方向搜索。19日早天刚放亮时，刘兴汉带三支讨伐队进入孙家屯，但此时抗联队伍已经转移，刘兴汉又命令伪讨伐队继续搜索。上午10时左右，王维岐、王化义带领自卫团进至腰窝棚屯准备吃午饭，进屯后发现一个穿黄衣服的人背着一个人往后边院套走去，又看见院子里有不少马匹。他们以为是伪警察，就问：“你们是哪儿的？”这些人正是冷绍生率领

的抗联部队，当时抗联战士看到“讨伐队”已摸上来了，随即就开了枪，双方就接上火了，“讨伐队”凭借人多就把抗联住的院套包围了。面对敌人包围的情况，抗联内部也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同志认为要马上突围，撤走，但以冷绍生同志为首的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包围院套的都是中国人，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抗联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瓦解“讨伐队”，打开拜泉东部地区的抗日局面。因此，在打了一阵枪后，抗联向“讨伐队”喊话，双方达成协议举行谈判。由于王维岐冒充克东县“讨伐队”队长董连科，被抗联战士识破，使谈判破裂，双方又打了起来。冷绍生团长派战士向当地群众了解到他们确是拜泉县的“讨伐队”后，决定再次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就又派战士向“讨伐队”喊话，让他们停止射击，抗联要向你们讲话。阴险毒辣的刘兴汉在听到抗联要讲话，就向王化义说：“谁出来讲话就打谁，”因此，当冷绍生团长刚从院里大车轱辘上站起来，王化义就用大枪打中了冷绍生的头部。子弹是从冷绍生同志的左腮打进去，从脖后正嘴窝出来的。冷绍生同志中弹后立刻从大车轱辘上栽了下来昏死过去，抗联战士看到冷团长被讨伐队打伤，个个义愤无比，步枪、机枪复仇的子弹一齐向敌人射去，两名自卫团被打死，王维岐的胳膊也被打断，刘兴汉吓得跑到后边藏了起来。“讨伐队”被打得趴在地上都不敢抬头。

待冷绍生同志苏醒过来，知道自己伤势很重，此时他已不能讲话，为减轻同志们的负担，他用手比划着要连长慕景祥给自己补枪，以免被敌人俘虏，战士们怎能把自己的领导打死呢？于是大家又对冷团长安慰了一番，把他抬到屋里。

同志们又研究了突围方案。

天渐渐黑了，由两名战士掩护，冷绍生同志由警卫员任德福负责用马驮出去，其余的同志由连长慕景祥带领突围，慕景祥带领抗联战士把院套大墙推倒，很快突出了重围，而任德福几次用绳子往马背上拢冷绍生同志的身体都没有成功。这时天已经很黑了，任德福以为冷绍生同志已经牺牲了，就把冷绍生放在紫禾柴夹空里，骑上马，揣着机枪一边扫射一边往外冲，很快也就冲了出去，撵了十几里路赶上了队伍。这次突围，抗联还牺牲了一名战士。抗联战士突围后，返回了海伦县东八道林子抗联后方基地。

“讨伐队”等抗联战士全部突围后，才胆战心惊地进了院套，找到了身负重伤的冷绍生同志，用大车把他拉到了千丰镇，然后又用汽车送往拜泉。由于冷绍生团长伤势过重，在送往拜泉的路上就牺牲了。也有传说他牺牲在拜泉医院里。

冷绍生同志因重伤被俘后，拜泉城就流传开“抗联要打拜泉城，救冷团长”，对这种传说，人民群众听了非常高兴，而日伪人员却十分害怕。伪警务科急忙组织伪警察、自卫团，并胁迫一些群众，夜里在大街小巷站岗放哨，整天提心吊胆的。有些伪警察和自卫团人员埋怨王化义打死冷绍生团长是干了一件蠢事，骂王化义是个“招灾惹祸”的家伙，人民群众也咒骂他不得好死。王化义这个民族败类，在冷绍生同志牺牲后，也真的一病不起，不久就一命呜呼啦。

王维岐在“九、三”解放后，1946年秋，我人民政府展开了反奸清算运动中，被群众揪了出来，公审后在千丰镇被处决。刘兴汉光复后参加了王忠义组织的光复军，失败后